

永远的母亲

张慧慧:为母亲奔跑

“你在哪一刻意识到，自己已经是大人了？”刷到这句话的瞬间，我脑海里闪过的，既不是盛大婚礼的浪漫，也不是孩子初啼欣喜，而是我的母亲，是那个从陕北老家出发，坐五六个小时大巴，只为来西安见我一面的女人。

我是从陕北远嫁定居到西安的。婚前母亲千叮万嘱咐：“那么远，受了委屈都没人给你撑腰。”我笑着打哈哈：“现在交通方便，我休假就能回来。”可我自己知道，从黄土高坡到关中平原，这四五百公里的距离，隔开的不仅是山水，更是她再够不着的日常。

可母亲偏不认这个远，每逢佳节，她总提前一两天到，背着自家腌的酸菜、炸的丸子，像搬家一样闯进我在西安的小日子。一进门，鞋都没换利索，就撸起袖子开干，厨房油烟机她嫌我擦得不亮，卫生间瓷砖缝，她蹲在地上拿牙刷刷，我换下来的衣服她抢着洗，连我阳台那几盆半死不活的绿萝，她都能一边修剪一边唠叨：“你看你，连几盆花都养不好，还怎么带孩子？”

我让她歇会儿，她总摆摆手：“你上班那么累，回来就躺着，有妈在这儿，还用你动手？”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又变成那个放学回家等饭吃的小姑娘，锅里总有一口热饭、热汤，床上总有晒好的被子。

我给她买过新衣裳、买过按摩仪，还偷偷塞过钱，她一直念叨着“又乱花钱”，却笑得比谁都开心。

直到今年年初，她来看我时，拎最轻的袋子也开始换手。我注意到她手关节肿得发亮，拿筷子时微微发抖。我问她怎么了，她轻描淡写：“老毛病，过两天就好。”我硬拉着她去检查，报告出来——类

风湿关节炎。

医生一句“不可逆”把我打回原地。那个能扛五十斤大米上楼、能连夜给我赶做棉鞋的女人，原来也会疼，也会老，也会在返程的大巴上因为关节肿痛而一路沉默。她不再抢着洗碗，不再把我按在沙发上说：“不准插手。”

那一刻我才明白，所谓长大，不是婚礼上的“我愿意”，不是产房里的嘶喊，而是看见母亲老去却无能为力，只能把哭腔咽进喉咙里，冲她笑：“没事，这回换我来。”

陕北到西安，四百五十二公里，车票一百三十六块，她跑了十年。以后，换我跑。换我背上酸菜、她爱吃的黄米馍馍，去把她的日子一点点抹平。

2025年，我终于读懂了“母亲”二字的重量。她不是什么超人，没有与生俱来的铠甲。那些被我忽略的牵挂，都藏在她每次赶来看我时的风尘仆仆。

(作者供职于西高分公司)

赵娜:寒衣节不再寒冷

寒衣节，农历十月初一，冬意渐浓。从前，这个日子与我无关，只记得每到此时，父亲总要回趟老家。那时母亲还在，生活被琐碎填满，我从未在意节气的仪式。直到2018年，母亲突发疾病离世，三个月后爷爷也悄然走了。从那年起，“寒衣节”不再是日历上无关紧要的标注，它成了我必须铭记和奔赴的日子。

母亲离开后，每到寒衣节，我都会在天擦黑时赶往老街区，买齐祭祀用品，把需要的都拿一套，可转身时心里仍是空落落的，总要折回去再添些纸钱纸衣，稍稍安抚那份无处安放的亏欠。有时觉得自己悲哀，母亲在去世时，我从未精心为她过一个生日。如今她不在，跪在冰冷的墓

碑前，看着纸钱寒衣在火焰中化作灰烬，半山腰的寒风扑在身上，心也跟着颤抖。

今年的寒衣节有些波折。节前一天，我在西安培训，父亲来电嘱咐我早点赶回去，他要回老家给爷爷奶奶送寒衣，不能陪我，我一口答应了。第二天才发现看错了课表，培训下午六点才结束，赶回家得八点。我慌忙打电话给父亲，他说必须回老家，不行等他回来再找个路口烧吧。我无奈应下。当我匆匆坐车往回赶时，沿途看见一堆堆燃烧的火焰，心里越发难过。独自坐在沙发上泪流满面，一年只有一次给母亲送寒衣的机会，我却错过了。女儿凑过来问怎么了，我声音发颤：“我没去给姥姥送冬天的衣服，怕她在另一个世界会冷。”本以为她听不懂，她却拽着我的手说：“那现在去呀！”不知是冲动还是思念压得喘不过气，我立刻带女儿出门，买了祭品便往山上走。夜很黑，我紧紧牵着她的手，不停说话壮胆。到了母亲坟前，我像往年一样点火，女儿抢着递纸钱，一会儿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你给姥姥的钱不够买东西呀？”一会儿责怪：“你看你买的衣服这么小这么薄，姥姥怎么穿呀？”稚气的话语像暖流涌进心里，火光映红她的小脸，照亮了墓碑前那一小片夜色。火焰快熄灭时，黑暗中传来脚步声，渐渐看清是爸爸蹒跚走来。他说从老家回来心里不安就上山看看。我和女儿重新点火，把父亲带来的寒衣烧完。女儿感叹：“这下姥姥钱多了，衣服也够穿了，妈妈你不担心了。”我和父亲都笑了。七年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没在墓前哭泣。

送完寒衣，年末将至。这一年，走得格外艰辛，焦虑与疲惫曾压得我停下脚步。好在，我没有认输。这一年，我用一日三餐的烟火，陪着她儿长大，慢慢冲散对母亲无尽的思念。这一年，我在疼痛中学会温暖，在失去中看见陪伴。寒衣节的夜，终究不再寒冷。(作者供职于商界分公司)



回乡看老屋

文/图 景国强

还是叶落归根的故乡情愫，都无法释怀此时归来的心境。

我的先辈们在山腰坡地开辟家园，落地生根、开垦荒地、修建房屋，繁衍生息。山上老屋，他们宛如家的守望者，静静伫立在山脊、山坡、山坳，承载着一方水土的沧桑变迁，凝结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悲欢离合。山上老屋，绝非简单的砖瓦木石叠加，其存在是物质与精神的复合体，是地域文化、家族记忆的立体呈现。老屋的建筑形态古朴，屋顶覆以青瓦，呈歇山式，坡度陡峭，利于雨水倾泻，适应山区多雨气候。建筑材料就地选取，木材为主，辅以山石、黄土，既降低运输成本，又与周边环境和谐共生。

老屋是血脉延续的“记忆仓库”。景家山老宅门楣镌刻“国宝源流”祖训，旁边还挂了一块“党员形象工程示范户”铁牌子，历经风雨仍清晰可辨，家族精神借此跨越时空，薪火相传。

景家山往上走是老庄，一个自然村落，在山顶平坦处分布着七八户人家，现在都搬到山下移民新村，只有农忙时上山打理花椒树。老庄村落最高处有两棵千年神树，一棵青冈木，一棵药树，虬枝交叉缠绕在一起，相互依偎，历经千年依然屹立村庄山头，是村庄的守护者和见证者。老人讲，以前谁家有困难事，来到树下祈福便会显灵。

夕阳西下，已是黄昏。黛青色的山峦，如兽脊般绵延延伸向远方，归巢的鸟鸣引伴，我意识到该是下山的时候了，于是我锁好老屋门和好友踏上了归途。老屋是漂泊游子的灯塔。无论身处何方、遭遇何事，想起故乡老屋，便心生安定。她像年迈母亲，默默守望游子归途；似忠诚老友，无声倾听生活琐碎。悠悠乡愁好似思念的藤紧紧缠绕在我的心间，老屋在黄昏中越发宁静而遥远。

(作者供职于西长分公司)

董邦耀:兑现承诺

2025年9月，一场心梗将我送进ICU。胸前贴满电极，左臂留置针，右手指血氧仪，鼻插氧气管——我像被管线缠绕的木偶，唯独脑子清醒。

护士刚走，我突然想起，《陕西交通》的征稿就要截稿了。

三十三年前，我开始给《陕西交通》写稿。从青丝到白发，我与这份报纸在风雨中共同成长，得到了许多编辑记者的帮助，都成了忘年之交。2022年创刊30周年征文中，我写了《三十春华：我们自己的报纸》，文中有句：“给《陕西交通》写稿是我今生永恒的义务。”

这“义务”二字在ICU里有了千钧之重。

我取下右手的血氧仪，用左手腕托着手机，侧身艰难地写字。护士来送药，见状训斥我：“还要命不要了！”我只能苦笑。

老伴红着眼眶对我说：“给女儿打电话，让她从北京回来吧。”“别”我摇头，“她又不是医生。”我这一生，对任何事——亲情、友情、误解、委屈——都怕痛彻心扉，为了不给人添麻烦，我哪敢、忍、让、扛，从不申诉、解释，坚信真相

感恩生命

王慧:孕育小生命

终会大白。三月，七十岁生日，我没告诉任何人；如今躺在ICU，除了家人，我依然沉默，怕打扰别人。

9月底，ICU里写完的稿件如期见报。编辑打来电话：稿子特别有温度，问是否有新灵感。我没有说什么，那温度来自监护仪的余热。

第一次手术只疏通了心脏左动脉血管，右动脉血管末梢仍堵塞。医生说同时手术危险性大，需要休养一个月再做第二次。11月，我再次躺上了手术台。

妻弟送饭时，见我挂着各种“刑具”还在写稿，瞪大眼睛：“没见过这样写稿的。”我笑了。他不懂，这不是写稿，是诚信。

11月，第二次手术也很成功。出院那天，编辑打来电话，说稿子已发，样报已寄。听后，我心中欣然。

2025年，我用生命兑现承诺。这份承诺，也将如心脏支架架起，支撑我余生的每一篇文章、每一段路程。

写下这篇文章的时候，窗外霓虹渐至，街上人影稀疏。预报的雪花没有如期而至，细雨却绵绵一天，家里的乌龟因为天冷也不怎么活泼，这是这个小家伙在家里过的第一个冬。我肚子里的这位小朋友也会在年后不久与我相见。

我与先生因为工作原因异地居住，虽然不能天天见面，但是每天的电话粥从结婚后从没有断过，就算电话那头的人在专心加班，我们也会静静地相互陪伴。我是个喜静又慢热的人，对这样平静有序的生活也觉得不赖。

直到一个夏日的早晨，我发现他到来的浅浅迹象，我一个人在厕所高兴得想跳不敢跳，转了几圈又忽然想起来，还要上班。匆匆忙忙给先生拍了一张照片发了过去，下一秒电话就过来了：“真的啊？去医院再看看……”他仿佛有所准

备，却又没有预料到。

从那天早上开始，我的自行车静静地留守在车棚，我的口红也停留在了那个刻度。我想再等等就告诉家人，可真的忍不住，忍不住将这个新成员到来的好消息分享给他们。母亲说，不早告诉她，她会介意。父亲说，咱们家是积善之家，家族兴旺、平安顺利。

我的心里话都向他诉说，我的睡前小故事都讲给他听，要换先生的时候我会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。这大半年，先生一如既往地顾家，包容我的小脾气，周末回家打扫、做饭愈发娴熟。父母对我的关心和照顾，让我有种回到小时候的错觉，可以任性、撒娇。我变得情绪稳定、温柔平和。也许是生活重心变了，也许是这痴长的一岁，我放下了很多，不再纠结。我开始慢慢在喧嚣中安放自己，捕捉那些微光般的喜悦，将心力倾注于滋养自我的成长。

现在，小朋友在我的肚里时不时地蹬一脚，踹一下，仿佛告诉我，该起来走动走动了、该放下手机休息了。想想前期，因为宫外孕在肚皮上打的针，因为胃疼而一个不眠的夜晚，那都不算什么，我不觉得辛苦难熬，我觉得很新奇，我在孕育一个小生命耶！一个家庭的新鲜血液，一个成长的自己，一个崭新的未来。

(作者供职于省高速公路路政执法总队第九支队)

的喜悦，都化作了热爱的力量，有种呕心沥血的感受。

8月初出版社定稿后，又是书刊号审批的漫长等待。9月初散文集《终南印迹》终于通过出版社的审定，编辑老师祝贺我是这一批中第一个审批通过的。最后一个环节是书籍印刷。古城9月连阴雨，气温下降厉害。9月19日下午，天空终于亮堂明媚起来了，印刷厂恰好印刷成册安排送书。耗费两年时光的散文集终于出版了，天公作美，喜悦之情难以言表！

我的第一部散文集《终南印迹》文笔略显青涩稚嫩，结合道路交通工作特点对西安周边的古桥、古道、古建、古文明寻踪觅迹，寓情于景，有所思、有所感、有所悟、有所得。共计100篇12万余字。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皆呈万象，读之使人沉静、淡然。2025年，我在文学的田野上辛勤耕耘，让终南山成为故土的标识和精神的坐标。

(作者供职于西安市公路局)

我的第一本文集

力，我的作品除时常在省内外大小报纸上发表外，还陆续登上《延河》《诗刊》《四川文学》《百花》等多家文学期刊，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近年来，在出书浪潮的推动下，身边不少朋友都相继出了文集，有的还出了数本书。我总以为自己的作品尚不够成熟，延误下来。若论数量，出几本已不成问题。直到去年，忽觉酷爱文学数十年，也确实该有一本我的文集了。便着手将过去的数十篇散文找出来，寻求出版。其间，尽管得到不少老师的帮助和支持，却因多种缘由，使原计划夏末出版的书拖到年末，让人感慨万千，却又不想多言。无论如何，出版了就非常欣慰。它是我的第一本文集，或许，也是唯一的一本。毕竟，普通作者出书是要掏尽饭钱的。

此后一个星期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在认真细致地整理文稿，当我如约而至提前将样稿送交陕西教育出版社的编辑老师时，他颇为惊讶，说我是最快的一位。在随后近半年的时间，从文稿内容完善、目录分类、封面设计、个人简介、序言撰写等反复沟通了数十次。编辑老师经验丰富，细致耐心，甚至标点符号的不当都会提出来，我利用晚上安静的时光静心、精心修改完善。

7月份高温，忙着去各基层区县半年工作检查，天天外业上路，劳顿奔波甚是疲惫。这时出版社要求书籍的目录调整，让按景点、人物、叙事等重新归类整理，文稿顺序页码也需要重新编排。我当天夜里熬了整整一个通宵，把100篇散文重新整理了一遍，赶在早晨上班发给编辑老师。这是一段苦涩而艰辛的时光，白天酷暑高温汗流浹背透支体力，夜晚通宵达旦磨心打磨文稿。看着密密麻麻的修改痕迹，如同看到这一年走过的路，那些深夜的坚守、反复的纠结、顿悟

张西棉:我的《终南印迹》

岁末将至，回首2025年，最欣慰的事情还是个人散文集《终南印迹》的出版发行。从2024年10月开始筹备整理文稿，到2025年9月正式出版，这是一个忙碌、烦躁、耗费时间和大量心血的过程。这一年，深夜校对修改文稿，与出版社编辑老师反复沟通，样书送审来来往往，个



老家的菜园 文/图 万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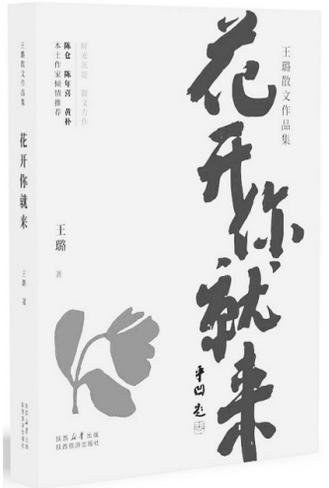
种子？”让人忍俊不禁。父母很有耐心，想着法儿给出孩子容易理解的圆满答案。

有一天，我下班回家。刚进门，女儿像小鸟一样扑到我怀中。无比兴奋又神气地告诉我：“妈妈，我得奖状了！老师和小朋友都说我是最聪明的宝贝，我是全班第一！”原来，之前老师给小朋友布置了作业，让小朋友在家长指导下，亲手种一棵植物，养好它、观察它，还要拿去跟小朋友们分享。

我在家指导孩子用纸杯装土，养了一棵小花。女儿分享养花故事时，联想到老家的菜园儿，给大家分享了种子为什么会发芽，小孩子为什么要多吃蔬菜，还超常发挥背诵了古诗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。老师惊叹不已，专门给我打电话交流启蒙经验。我要感谢父母的勤劳本色，返璞归真，感谢老家菜园的接地气。

这一年经历的事很多。相比而言，又有什么比领悟生活真谛、见证孩子的茁壮成长更有意义呢？

(作者供职于高陵收费站)



王国忠:《花开你就来》呱呱坠地

2025年12月，由著名作家贾平凹题写书名，陈仓、陈年喜、黄朴三位老师联袂推荐我的散文集《花开你就来》终于正式出版了。这于我不仅是今年的喜事，也是此生大事！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正是全国文艺复兴时期，中学时代，我便热情满怀地步入文学道路，学习诗歌、小说、散文，尝试写作，并有诗零星刊发报端。中学毕业后，虽高考失败回到农村，写作梦想依然热情不减。一边种田或打工谋生，一边订阅《散文》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《延河》《山西文学》等多种文学刊物，阅读学习，提升自己。

不得不承认，文学之路坎坷而布满荆棘！不过，通过坚持不懈的学习和努

